



戒僧

① 解腕刀

人死如灯灭 火灭灯犹在

IMAX情景大片 撕破你的心理防线

天下霸唱主编MOOK《吹灯录》编辑部力荐

北岭鬼盗作品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北岭鬼盜 作品

戒僧

① 解腕刀



現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戒僧·解腕刀 / 北岭鬼盗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80244-940-4

I. ①戒… II. ①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8329 号

戒僧·解腕刀

- | | |
|-------|-----------------------------------|
| 作 者 | 北岭鬼盗 |
| 总 策 划 | 吴江江 |
| 责任编辑 | 吴庆庆 |
| 出版发行 | 现代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
| 邮政编码 | 100011 |
| 电 话 |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
| 网 址 | www.xiandaibook.com |
| 电子信箱 | xiandai@cnpitc.com.cn |
| 印 刷 | 三河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00×1000 1/16 |
| 印 张 | 16.5 |
| 版 次 |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80244-940-4 |
| 定 价 | 25.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 荐 言 ||

■《吹灯录》编辑部

穿梭于钢筋水泥和灯红酒绿之间，逐渐远离了山野自然。尽管这样，不少人的心底还潜伏着一个梦想，那就是对冒险的渴望，对未知的好奇，梦想着有一天自己能 and 《夺宝奇兵》的主角印第安纳·琼斯一起，游走在危险边缘。结束了一天的繁忙工作，闲暇时间如果能读到一本好看的小说，或许会是一种不错的休闲方式。本编辑部为大家推荐北岭鬼盗的探险小说《戒僧》，这本书将儒释道文化融入厚重的本土背景之中，很有个人风格。

在盗墓、探险、悬疑小说浩如繁星的今天，能写出自己的特色很不容易，《戒僧》做到了。这要归功于一个字——真。当大家在追求离奇、夸张、刺激的时候，忘了读者期待的其实是跟着主角一起去探秘，甚至以身犯险。所幸这本书没有置读者身临其境似的冒险快感于不顾。读者在生活中难以接触到神秘、玄奇的事件和人物，也没多少机会跑到蛮荒之地、涉险之境去一探究竟，所以，真实感、代入感强烈的小说，容易成为读者中意之选。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有关南北朝时期的北魏文化很丰富，看得出鬼盗的知识储备和用心所在，或者书中的主角就是他本人呢？鬼盗对本书甚为用心，他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来写二十多万字，反复修改，直到满意，可见其用心良苦。

在阅读《戒僧》时，犹如看IMAX大片一样，云霞满纸。读者最好不要对这本书抱有“翻翻看”的心态，因为你如果翻开了第一页，就很难停下来。《戒僧》里精彩的桥段很难在篇幅有限的荐言里开列完全，探险小说又极忌讳剧透，因此这里就卖个关子，不告诉读者书里究竟写了什么——想知道答案就自己看吧。

《吹灯录》MOOK (Magazine-Book) 由畅销书作家天下霸唱主编，现代出版社出版。

引 子

初夏的无边雨幕中，走来晚唐的诗人杜牧，在雨中淡淡指点：你看你看……这……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蓦然回首，却是葛洪在身后的一声呐喊：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

……

中国大地，有许多被遗忘的角落，落满了历史的尘埃。

这些被尘封的过去，埋藏的不仅仅是回忆，还有许多血和泪。

靠着一点点蛛丝马迹去探寻这些默默存在的秘密，过程很难，走的路也很艰辛，充满了凶险和未知。只有历尽万千磨难，才能体会到历史真相的魔力……

目 录

第一卷 在人间 001

第 零 章 楔 子 002

第 一 章 一刀见血人无踪 003

第 二 章 野犬修得千年渡 010

第 三 章 暗室欺心忆往事 018

第 四 章 雨夜惊见故人悬 026

第 五 章 仇人头颅枉凝眉 034

第 六 章 有缘千里来相会 041

第 七 章 五胡乱华血长流 048

第 八 章 双鬼拉车意难明 056

第 九 章 天下名山僧占多 063

第 十 章 僧人笑语藏杀机 071

第 十 一 章 菩提树下百万尸 079

第 十 二 章 人死灯灭灯犹在 086

第二卷 九泉坡 091

第 十 三 章 祸事纷纷上梵城 092

第 十 四 章 鬼笑声声断人肠 099

第十五章	寂寞荒村红罗裙	107
第十六章	意外失足生暗鬼	115
第十七章	荒村论禅杀活剑	122
第十八章	踏碎虚空亿万年	129

第二卷

镇陵塔 137

第十九章	镇陵塔中藏玄机	138
第二十章	偶得仙草入空门	145
第二十一章	斩尸台上鬼见愁	153
第二十二章	夜半无人尸语时	160
第二十三章	冥冥之中有天意	168
第二十四章	阴阳涌里藏黑棺	175
第二十五章	棺落尘埃灵芝毁	182
第二十六章	我欲成佛天不允	189
第二十七章	扑朔迷离佛刀现	196
第二十八章	水来水去人胆寒	204

第四卷

锁仙殿 211

第二十九章 上穷碧落下黄泉 212

第三十章 僧无全尸心戚戚 219

第三十一章 武侯藏兵锁仙殿 226

第三十二章 断臂求生路茫茫 233

第三十三章 曲径通幽群尸聚 240

第三十四章 三宝冥刑夺人命 248

二 第一卷 二

在
人
间

春节，一个老友来家里做客，酒酣耳热之际，他给我讲了这么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

故事很长很曲折，我听了个开头就被深深吸引住，老友讲完后沉沉睡去，把我一个人丢在故事中那惨烈的气氛中，一直到天亮久久不能自拔。

在经过他的同意后，我把这件事情的人物和地点做了一些修改，以老友的口吻和角度，写成如下的故事，来与大家分享。

从这个故事起的名字来看，似乎有些荒诞不经，不过依我看来，故事里并没有怪力乱神，也没有妖魔鬼怪，一切的意外仿佛是在不经意间发生在你我身边，用老友那意味深长的结束语来形容说：这经历不会有实际证据来证实，就算被你大白于天下，也只能被归类于纯属虚构的……故事。

仅此而已。

我倒是觉得应该这么来形容：在芸芸众生的平淡生活中，谁也不会想到一个小小的意外里会大有蹊跷，而当你试着去追查真相，才知道这背后，隐藏的竟然是沉重历史的冰山一角，那里边实在是——杀机四伏。

第一章 一刀见血人无踪

多年以前的初夏，天气炎热。

中原大地河南省，嵩山脚下某县城，火车站。

在每个火车站的进站口，都有一个安检的地方，不论大站还是小站，无一例外，例外的只是安检的力度不同，有人说这工作是说轻不轻，说重也不重，虽然有些繁琐，却也还可以承受。

对于这话我深表赞同，因为我就是车站的安检员，干的正是这个工作。所以用我的切身体会来说，日常工作倒是不怎么累人，因为这县城既不是什么交通枢纽，也不是什么大站，活儿不是很忙，折腾人的是每逢重要日子，或者临时下达命令，都必须提起精神瞪大两眼，仔细在大包小包里搜索违禁物品，有时候电脑屏幕看不清了，还需要走出去亲自开包检查。没办法，机器这东西，总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让人瞅不清楚。

今儿不是一个重要日子，也没有临时下达的命令，所以我不苦也不累，只是天气太热，枯守在站口很难熬。草草应付完一大拨进站的人，同事老王赶紧喝茶去了，剩下我一个人守着安检的摊子，热得汗流浹背。

正在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人过安检，轻轻把挎包放在了传送带上，我耷拉着眼皮子根本就沒瞅是什么人，因为天气太热，工作的热情不是很高，心说没啥大问题……您就过吧，咱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儿。

不过这一眼看到屏幕上，我就叹了口气想，偷懒还是要不得的，因为

这人的挎包里很是有些不妥，不搞搞清楚真出了啥事儿，咱这奖金可就要泡汤了。

站起身我却是一愣，挎包的主人竟然是个和尚，穿着一身土黄色的僧衣，光着个脑门站在传送带的一头，正收拾挎包。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冲他喊道：“等下等下，你——就是你——过来过来。”

和尚有些吃惊，抓着挎包迟疑了一下还是走了过来，不慌不忙地看着我。

说句老实话，今儿实在很热，任谁都不想难为一个出家人，所以我尽管拦下了和尚，其实并没有太大恶意，这和尚看起来一把年纪了，只要老老实实地打开包给我检查下，能放过去就过去吧。

当然，我要是知道所有的一切故事都是从这里开始，从这个和尚的挎包开始，把我一步步扯进泥潭，不得不走到生死存亡的境地，我压根不会多此一举，只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说什么都晚了。

和尚走过来将挎包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不明所以地抬头看着我。我眯着眼睛一瞅，心里腾起一股子厌恶，这和尚很瘦、很黑，嘴角微微颤抖，就跟没吃过饱饭一样，不同于以前见过的僧人那么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总之，完全不具备得道高僧的气质，如果不是穿着一身僧衣，我还真把他看成一个乞讨的中年汉子了。

“把包打开。”我压抑住心中的厌恶，尽量使用温和的语气吩咐道。

僧人迟疑了一下，还是按照我说的打开了挎包，冲着我张着拉链口子。

呵！乖乖不得了！我脸上的颜色立刻变了，还出家人呢，怎么会携带这样的违禁物品？

挎包里的东西并不多，寥寥无几，我一眼就看到一把尖刀，通体黑色，样式很古朴。小心地拎起来一看，刀刃很锋利，还开有血槽，得，这肯定是属于管制刀具，必须没收的。

我皱着眉头说道：“我说你这位大师，出家之人，怎么会携带这样的凶器？这我可没办法，帮不了你……按规定必须没收。”

僧人的眼神中闪过一丝焦急，缓缓地低声说道：“还望居士解释一二，

这是我佛门法器，并非什么凶器。”

我摆摆手说道：“别叫我居士……还是跟你说规定吧，这刀具类的刀尖角度小于60度，刀身长度超过15厘米或者刀尖角度大于60度，但是刀身长度超过22厘米的，都属于管制刀具，是必须要没收的……你……明白？”这话说起来有点绕口，不过是个死规定，我早背得滚瓜烂熟。

僧人愣了愣：“这样啊……可是这佛刀真的是法器，只在做法事的时候才使用一二……敢问施主，这规定可有通融之处？”

迟疑了一下，我扭头大声喊道：“老王，你来一下！”既然我不摸底，那就推给同事去处理吧，谁叫老王比我高了一点点级别呢。

不过我万万想不到的是，就这么普通的一嗓子，我算是把他给害了。

早已经躲进屋里喝了好久凉茶的老王，应声就出来了：“怎么了，怎么了？”

我呶呶嘴：“就这个……刀是管制的，不过主人是一和尚，你看看，怎么处理听你的。”

老王拿起尖刀仔细看了看，脸色沉了下来，很为难地说道：“大师，这可不好办，这刀子真的是管制刀具，恐怕要留下了。”

僧人闻言，有些无奈地闭上了眼睛，片刻后睁开眼睛说道：“既然如此，这把佛刀违反了……规定，就按居士说的办吧。”

我看僧人拎起挎包，施了一礼就走，赶紧说道：“走错方向了，你那是出站。”

僧人回头站住，淡淡说道：“没有走错，贫僧不坐车了，此事还要从长计议……敢问这把佛刀，你们会如何处置？”

老王接口答道：“过段时间，我们会交给公安局的同志统一销毁，大师还有别的问题吗？”

僧人犹豫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但还是摇摇头先施了一礼，准备离开，只是走之前留下了半句话：“既然要送去销毁，那贫僧就不必多说了……”

看着和尚渐渐走远，我就随口问道：“老王啊，你怎么知道这僧人是真和尚呢？这年头，可是什么都有假的。”

老王肃容说道：“这位大师肯定不是假和尚……这么跟你说吧，你嫂子她信这个，跟我讲过一些事儿，真正苦修和尚都是过午不食，一天只吃一顿，早上四点就得起床坐香……你没瞅见这位大师，那脸色可是不怎么好，一瞅就是营养不良，还有身上衣服旧得都不知道打了多少补丁，手指甲剪得干干净净，还有啊，你没看到挎包里还有个饭钵？要是假和尚，谁还用那玩意儿！”

我吓了一跳：“一天只吃一顿饭？！那不是饿都给饿死……圆寂了？”

老王挠挠头说道：“他们饿不死的，我只是奇怪，苦修和尚按规矩应该不坐车的，我记得你嫂子说过，僧人出门是要步行的，叫什么……行脚。”

闲聊了两句，我俩一起把目光转向了没收来的刀子。

低头的一刹那，我借着反光似乎看见刀身上镌刻着一些细细花纹，不知道是汉字还是别的图案，看看进站口暂时没有人来，于是我攥住刀把，举起来细看。

笔画十分繁复，像是篆字，仔细这么一瞧，顿时让我吃了一惊，因为这些篆字连蒙带猜，凭我读过高中的水平，不用回去查字典，也还是可以认得出来。那上头是两句大白话：

割不完的罗汉头，流不尽的菩萨血！

真是古怪啊！

和尚们的想法，真是让人搞不懂！如果我记得没错，那个僧人明明说过这是把佛刀，而且是做佛门仪式才使用的法器，怎么会刻上如此两句毁僧灭佛的诗，这不是埋汰自己吗？

老王在旁边说道：“小赵，给我看下，我怎么觉得这刀把上镶着东西呢？”

我捏住刀尖掉过来一看，是啊，刀把上裹了一层厚厚的皮革，看花纹像是蛇皮，还做过什么化学的脱水处理之类，握在手里凉凉的，很有柔韧性，一边有一个图钉大小的黑点，指甲掐掐，是镶嵌进去了硬物，坚硬无比，不知道是琉璃还是碎石头。

这种没收来的东西，早晚要送去销毁的，一般在销毁前都会检查一下有无危险，所以老王立刻拿起桌上的裁纸刀，使劲剌了一个黑点下来，

一边捏在指头里看，一边沉思着说道：“还挺光溜的，得，拿回去给孩子耍吧。”

说来也是奇怪，那个指甲盖大小的黑点剃下来之后，我的心脏就怦怦直跳，仿佛有只看不见的手，伸进我胸腔里，使劲捏了我一下，摸心拿肝的不好受。

我顿时捂着胸口，龇牙咧嘴地说道：“老王啊，怎么感觉有点邪门儿呢？和尚不会在刀上下了什么咒吧？”

老王没有理我，还是低着头一动不动，我又喊了一声，他才抬头盯了我一眼，那眼神却和平常都不一样了，变得十分陌生，根本不像是我熟悉的老哥们儿，顿时让我一愣，遍体生起一层凉意，怔怔地看着他说不出话来。

正在发呆之际，又一拨进站坐车的人涌了过来，我赶紧收起刀子放进盒子里，哪知道这刀子黑糊糊的看着不起眼，刀刃却锋利无比，就这么手起刀落，无意识中轻轻划过我的中指，还没感觉出疼痛，就冒出了一股鲜血，把整个指头肚都染成一片殷红。

感觉到手指湿漉漉的，我才举起来一看，立刻怪叫一声：“妈呀！这东西消毒没有啊？可别一不小心中招了，老王——老王——！”

老王刚把那黑石头揣进口袋，正准备进屋子，一瞅我这模样，登时沉下脸骂道：“小赵你也太废物了，发给你的手套呢？干吗不戴？”

我苦着脸说道：“你…你…你就别说了，这不是天气热我没戴嘛……创可贴还有没？赶紧给我俩，乖乖我的妈啊……看看这血流的。”

老王不言声走过来，捏住我手指，头皱着眉头说道：“里边抽屉里还有，你赶紧去弄弄，咋会流这么多血？……这儿的活我先看着。”

我答应一声，站起身就往里跑，不知道那刀刃有没有消过毒，也不敢冒冒失失地塞自个儿的嘴里噙着，就这么任凭血珠子滴答滴答地顺指头往下落，在地上留下了一条血线。

进屋子翻箱倒柜的一阵混摸，找到创可贴黏住指头肚，紧紧地又裹了一圈才算止住血，我没好气地骂道：“这死和尚，好死不死，专门带把破刀来坑老子呢！”

一摔门出来，老王不见了，桌子跟前挤了一堆人，都在那儿等着贴安检标签，闹哄哄的。

我愈发有气，这老王怎么能这样呢？明明说好在这儿替我看看，咋一转眼就跑了？

站起身，我踮着脚尖往人群外头张望了下，远远看见一身制服的老王和一个陌生人站在一起，我扯着嗓子喊道：“老王！——你去哪儿呢？”

老王远远地扭头看看我，脸上一丝表情都没有，只是张了张嘴，却啥都没说。

这虽然隔着人群是有点远，但是我的眼神一向好使，所以清清楚楚看见，老王张开的嘴里非常怪异，黑糊糊地，看不到红口白牙，还似乎被塞满了什么东西，立刻惊得我出了一脑门子细汗。

不等我细看，就见老王冲我挥了下胳膊，扭头和那个陌生人紧紧挨在一起走远了。

看起来似乎是碰到熟人有急事，或许他嘴里吃了什么零食？我使劲摇摇头，干脆不管了，于是回过神来黑着脸冲人堆吼道：“都别吵都别吵，一个个来！”

好不容易弄完这一拨赶车的人，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把我给彻底累瘫了，而老王这厮却依然没回来。

熬到快下班时，我心里突然有了个主意，于是翻出刀来，找了张报纸严严实实地裹了几道，外头用个塑料袋装好，决定先拿回去搁家里，反正也没那么快移交给公安，再说了，万一手指头上这个伤口发炎或者感染了什么病毒，咱总得给医生说道说道这伤口是怎么弄的，病菌又是打哪儿惹来的。

收拾停当，我左等右等，还是不见老王回来，心下有点焦躁，拿出手机就给他打电话，结果却是非常意外，因为老王这人竟然关机了！

不可能吧？

据我所知，老王这人虽然好吃懒做，可是这手机是从来不关机，而且现在还没到下班时间，有什么理由让他撇下这一堆活儿，一个人溜号呢？就算是溜号，至少也得打个招呼说声儿，上头有什么事儿，咱也好给他掩饰一二，现在关机？这算什么！

或许是手机没电正在手忙脚乱地换电池吧，我又等了几分钟再次拨号，奇了怪了，依然还是关机！

老王这是碰到什么熟人了？

我皱着眉头回忆了一下，猛然觉得跟他一起那人似乎有些不妥，虽然一直没有回头，看背影却和老王很不协调，再仔细一想，我明白是衣服不对劲儿，那人穿的是个青灰色长袍，这大热的天，跟老王的夏装一比，就很不对劲儿了，咋会有这样不怕热的人呢？

并且我敢保证，以前绝对没有见过此人，装束倒是和中岳庙里那些耍桃木剑的老道有点像，老王不是和他老婆一样都是信佛的吗？难道是我刚才看花了眼，怎么和一道士掺和到一起了？

更奇怪的是他嘴里吃着东西，还吃得那么津津有味，塞了一嘴都是满满当当的？不记得他有这个吃零食的爱好啊！

站起身我再次向候车室看去，空荡荡的，没几个人等车，就是不见老王的身影，瞅瞅时间，马上就到下班的时候了，于是我开始收拾桌子准备下班。

这个礼拜不用上夜班，下一列过路车又是凌晨的，那可就不关我的事儿了。至于老王，我摇摇头，心说管他呢，人家又不是小孩子，还能出什么事儿。

收拾好桌子，我施施然下班了，手里拎着的塑料袋里，就装着那把黑糊糊的破刀。